

DOI:10.13718/j.cnki.xsxb.2022.10.013

# 疫情背景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关系<sup>①</sup>

王淑燕, 江伟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为了考察疫情背景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关系, 研究采用 MacArthur 阶梯量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及择业焦虑问卷在校园招聘会现场对 298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在性别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女生的择业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p < 0.001$ );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 $r = 0.281, p < 0.01$ ), 主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p < 0.01$ );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择业焦虑( $\beta = -0.205, p < 0.001$ ),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147, -0.047]$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可以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择业焦虑, 也可以通过主观家庭社会地位的间接作用对大学生择业焦虑产生负向预测作用, 该结论可以为高校教育者对大学生开展职业心理咨询与辅导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客观家庭经济地位; 择业焦虑;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 疫情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71(2022)10-0096-07

##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under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WANG Shuyan, JIANG Wei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298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MacArthur ladder scale, and the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questionnaire and the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questionnaire at the campus job fai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boys' career anxiet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irls' ( $p < 0.001$ ).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family social status ( $r = 0.281, p < 0.01$ ),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 $p < 0.01$ ). The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 $\beta = -0.205, p < 0.001$ ), and the subjective family social status

① 收稿日期: 2022-08-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YJCZH163); 安徽省高等学校教研项目(2020jyxm1669).

作者简介: 王淑燕,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played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e Bootstrap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0.147, -0.047]$ .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can not only direc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choice anxiety, but also nega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choice anxiety through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ubjective family social statu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llege educators to carry out voca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counsel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vocational selection anxiety; subjective family social status; epidemic

近些年,随着高校扩招力度的加大,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教育部统计数据 displays, 2022 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 1 076 万人,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加上疫情对经济的各种冲击,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复杂与严峻。由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应对因全球经济萎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叠加影响所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学生就业率并未出现断崖式下降,但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在未来几年仍将在下降通道徘徊<sup>[1]</sup>,大学生择业焦虑问题日益凸显。有调查显示,62.87% 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就业焦虑<sup>[2]</sup>,“焦虑”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择业过程中的普遍心态<sup>[3]</sup>。择业焦虑是指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时产生的一种紧张、不安、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并引起相应的心理与行为改变<sup>[4]</sup>。就业竞争压力过大是导致大学生出现自杀行为的原因之一<sup>[5]</sup>。大学生择业焦虑过度会影响其身心健康,进而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择业焦虑的因素有社会、学校、家庭等外在因素,也有个体的思想观念、人格等内在因素。

家庭是个体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成长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持久且深远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反映家庭社会地位的客观指标,一般通过父母的职业、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测量。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和就业结果均有影响<sup>[6]</sup>,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内部择业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sup>[7]</sup>。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大学生择业心理的重要家庭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在其子女择业时能够给予的支持和资源也较少,难免使子女在择业时处于被动局面,增加择业压力,择业焦虑情绪严重<sup>[8]</sup>。有研究者提出<sup>[9]</sup>,与普通家庭大学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家庭的高期望值和低支持力使得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心理压力较大,毕业找工作时部分该类学生在家庭的高期望与社会的低就业现状中挣扎、煎熬,择业焦虑加剧<sup>[10]</sup>。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客观家庭经济地位与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其内在的影响机制问题仍不明确。家庭投资理论认为<sup>[11]</sup>,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发展资本,进而使个体形成对自身积极的认知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挫折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往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主观社会地位,二者呈显著相关<sup>[12-13]</sup>;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可以额外地解释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异,是更为有效预测心理健康的指标<sup>[14-15]</sup>。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对抑郁症状有负向预测作用<sup>[16]</sup>,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sup>[17]</sup>。主观家庭社会地位是大学生对其客观家庭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连接着客观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sup>[18]</sup>。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主观家庭社会地位与大学生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客观家庭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 1 方法

###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0 年 12 月在安徽省某高校举办的校园招聘现场随机发放问卷 400 份,为了提高问卷的作答质量,以“手帕纸巾”作为填写问卷后的赠品。最后回收问卷 373 份,回收率为 93%;剔除被试为大一学生、大二学生以及作答无效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为 298 份,问卷有效率为 80%。其中,男生 134 人,女生 164 人;大三学生 103 人,大四学生 174 人,研究生 21 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1.34 \pm 1.19)$  岁。

## 1.2 研究工具

### 1.2.1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的测量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阶梯量表, 该量表给被试呈现一个有 10 个阶梯梯子的图画, 然后要求被试根据对自身家庭收入、教育、职业情况的感知, 在梯子上找到相应的位置<sup>[19]</sup>. 1 代表社会最低层, 10 代表社会最高层. 该量表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使用<sup>[20-21]</sup>.

### 1.2.2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 参照周春燕等<sup>[12]</sup>的研究, 本研究收集了 5 项指标: 家庭月收入、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母亲职业.

家庭月收入包括“2 000 元以下”“2 000~3 000 元”“3 000~4 000 元”“4 000~5 000 元”“5 000~6 000 元”“6 000~7 000 元”“7 000~8 000 元”“8 000~9 000 元”“9 000~10 000 元”“10 000 元以上”10 个水平, 分别赋值 1~10 分, 分数越高, 表示家庭月收入越高.

父母受教育程度包括 6 个类别: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分别赋值为 1~6 分, 得分越高, 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

根据陆学艺<sup>[22]</sup>的研究, 以 10 个社会阶层作为测量父母职业的选项, 依次赋值为 1~10 分, 分数越高, 表明职业地位越高.

针对以上 5 项指标, 参考周春燕等<sup>[12]</sup>的有关研究, 首先选取父母中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较高的一方纳入计算, 将所有指标合并为 3 项: 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地位; 其次, 将 3 项指标转换成标准分, 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到特征根大于 1 的主因子 1 个, 解释了 55.93% 的方差, 最后得到综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0.829 \times Z_{\text{父母职业地位}} + 0.707 \times Z_{\text{父母受教育水平}} + 0.701 \times Z_{\text{家庭月收入}}) / 1.678$ , 其中 0.829, 0.707, 0.701 分别代表 3 项指标的因子载荷, 1.678 代表第一个因素的特征根. 综合指标最后的得分越高, 表明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本研究中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值范围为  $-1.97 \sim 3.03$ , 其平均数为  $-0.06$ , 标准差为 1.00.

### 1.2.3 择业焦虑

采用张玉柱等<sup>[4]</sup>编制的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 该问卷包括对就业前景的担忧、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业竞争压力 4 个维度, 共 26 个题项. 问卷采用 5 点计分, 问卷总分为各维度得分相加, 得分越高, 被试的择业焦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 对就业前景的担忧、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业竞争压力及择业焦虑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分别为 0.681, 0.863, 0.792, 0.706, 0.921.

## 1.3 数据分析与处理

回收问卷后, 使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录入, 并进行描述统计、多因素方差分析、 $t$  检验、相关分析等, 采用 SPSS 软件中的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 2 结果

###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将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7 个,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9.33%, 小于临界标准 40%<sup>[23]</sup>,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 2.2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特点

以择业焦虑问卷总分为因变量, 性别和专业为影响变量,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在择业焦虑总分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F(1, 294) = 19.374, p < 0.001$ , 偏  $\eta^2 = 0.062$ ;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了解择业焦虑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 结果发现, 女生择业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 $M_1 = 74.35, SD_1 = 14.00$ ;  $M_2 = 66.04, SD_2 = 16.67$ ;  $t = 4.672, p < 0.001, \text{Cohen's } d = 0.54$ ); 而专业的主效应、性别与专业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1, 294) = 1.930, p > 0.05$ ;  $F(1, 294) = 0.808, p > 0.05$ .

### 2.3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家庭社会地位与择业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 1),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 $r = 0.281, p < 0.01$ ), 客观家庭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及其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p < 0.01$ ); 主观家庭地位与大学生择业焦虑及其各维度的呈显著负相关( $p < 0.05, p < 0.01$ ). 择业焦虑各维度与择业焦虑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803~0.902 之间, 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 0.543~0.731 之间. 择业焦虑的各维度及择业焦虑总分得分情况分别为: 对就业前景担忧( $16.79 \pm 4.02$ )分、缺乏就业支持( $22.85 \pm 5.91$ )分、自信心不足( $18.56 \pm 4.84$ )分、就业竞争压力( $12.41 \pm 3.53$ )分、择业焦虑总分( $70.61 \pm 15.79$ )分.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n = 298$ )

变量	$M \pm SD$	1	2	3	4	5	6	7	8
1 年龄	$21.34 \pm 1.19$	—							
2 性别	$0.45 \pm 0.50$	0.012	—						
3 SES	$-0.06 \pm 1.00$	$-0.149^{**}$	0.071	—					
4 SSS	$4.43 \pm 1.69$	$-0.079$	0.020	$0.281^{**}$	—				
5 QJDY	$16.79 \pm 4.02$	$-0.033$	$-0.214^{**}$	$-0.212^{**}$	$-0.335^{**}$	—			
6 QFZC	$22.85 \pm 5.91$	$-0.055$	$-0.303^{**}$	$-0.176^{**}$	$-0.279^{**}$	$0.671^{**}$	—		
7 XXBZ	$18.56 \pm 4.84$	$-0.050$	$-0.235^{**}$	$-0.175^{**}$	$-0.280^{**}$	$0.614^{**}$	$0.731^{**}$	—	
8 JZYL	$12.41 \pm 3.53$	$-0.044$	$-0.098$	$-0.148^*$	$-0.358^{**}$	$0.543^{**}$	$0.592^{**}$	$0.714^{**}$	—
9 ZYJL	$70.61 \pm 15.79$	$-0.054$	$-0.262^{**}$	$-0.207^{**}$	$-0.355^{**}$	$0.816^{**}$	$0.902^{**}$	$0.897^{**}$	$0.803^{**}$

注: SES 为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SS 为主观家庭社会地位; QJDY 为对就业前景担忧; QFZC 为缺乏就业支持; XXBZ 为自信心不足; JZYL 为就业竞争压力; ZYJL 为择业焦虑总分. \*:  $p < 0.05$ ; \*\*:  $p < 0.01$ .

### 2.4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检验

把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的条件下(表 2),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择业焦虑存在负向预测作用( $\beta = -0.205, p < 0.001$ );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存在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281, p < 0.001$ ); 当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同时进入回归方程,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beta = -0.113, p < 0.05$ )和主观家庭社会地位( $\beta = -0.325, p < 0.001$ )均对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但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择业焦虑预测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与单独对择业焦虑的预测系数(绝对值)相比, 其值有降低, 表明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对大学生的择业焦虑产生间接的影响.

表 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n = 298$ )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beta$	$t$
择业焦虑		0.333	0.111	12.217***		
	性别				0.251	4.476***
	年龄				-0.105	-1.461
	SES				-0.205	-3.616***
SSS		0.284	0.081	8.579***		
	性别				-0.001	-0.010
	年龄				-0.042	-0.814
	SES				0.281	4.856***
择业焦虑		0.457	0.209	19.350***		
	性别				0.251	4.734**
	年龄				-0.121	-1.784
	SSS				-0.325	-6.029***
	SES				-0.113	-2.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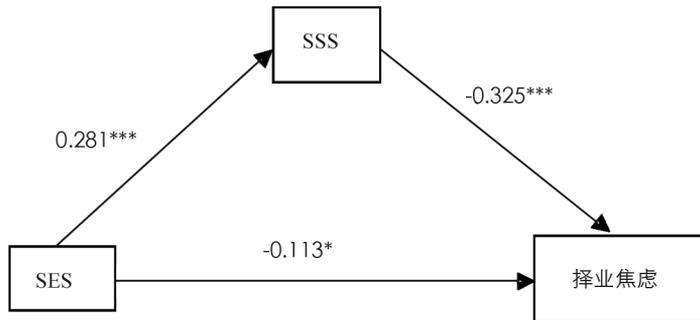
注: 表中各变量均为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为进一步检验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间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采用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4 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Bootstrap 抽样数为 5 000, 置信区间为 95%,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及路径图显示(表 3, 图 1),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择业焦虑的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

间为 $[-0.223, -0.004]$ ,说明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择业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择业焦虑之间的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147, -0.047]$ ,这说明大学生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择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45%。

表 3 SSS 在 SES 与择业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 CI		相对效应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205	0.057	-0.316	-0.093	100
直接效应	-0.113	0.056	-0.223	-0.004	55
间接效应	-0.091	0.025	-0.147	-0.047	45



\* :  $p < 0.05$ ; \*\*\* :  $p < 0.001$ .

图 1 SES 对择业焦虑影响的路径图

### 3 讨论

#### 3.1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特点分析

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效应量为中等水平,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sup>[24-25]</sup>.说明面临就业,女生的心理压力更大,择业焦虑更为严重.有学者研究发现<sup>[26]</sup>,男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找到工作的比例显著低于男生,这可能与就业过程中招聘单位存在性别偏好有关.面对找工作的现实,同等条件下,男生可能更受某些用人单位的青睐.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已经成为就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引发女生更多的择业焦虑.这提示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对大学生进行职业心理辅导时,要重点关注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状况,引导她们树立合理的职业期望,培养她们的择业信心,鼓励她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问题.

####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sup>[12,27]</sup>,说明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同时本研究发现,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家庭社会地位都与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家庭的社会地位越低,大学生的择业焦虑水平越高.一方面,从家庭压力模型来看<sup>[18]</sup>,家庭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往往接受到更多的不良教养方式,比如过分的严厉、缺乏关爱和温暖等.因此,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大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往往缺少来自父母的安慰、鼓励等各种心理支持.另一方面,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由于各种资源的缺乏,不能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人脉支持和物质支持.以往学者也证实了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sup>[28]</sup>,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方面的多种支持,缓解大学生的择业焦虑.

#### 3.3 主观家庭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分析

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对大学生择业焦虑具有重要影响,它还可以通过大学生对自身的主观认知起作用.自我系统理论认为,外界刺激无法单独作用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它会透过自我系统调节对个体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个体的内部认知系统起决定作用<sup>[29]</sup>.主观家庭社会地位作为自我认知的成分对大学生

择业焦虑起预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对大学生的择业焦虑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对大学生的择业焦虑产生间接影响. 客观家庭经济地位是衡量家庭社会地位高低的外在客观指标,是影响大学生择业焦虑的背景因素,而这种客观的背景因素只有被个体感知到,对家庭社会地位形成积极或者消极的主观评价后,才能对个体的择业焦虑产生影响. 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自身感知为较低社会地位时,他们会对自己及生活感到特别糟糕<sup>[30]</sup>,进而引发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相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大学生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相对越高,会形成积极的认知,对自身就业前景的信心就越高<sup>[7]</sup>,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择业焦虑. 因此,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客观背景变量可以通过主观家庭社会地位这一中介变量对大学生的择业焦虑产生影响.

本研究对于高校教育者进行大学生职业心理咨询与辅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了解当下大学生择业焦虑的特点,可以帮助教育者在开展职业心理辅导时注意择业焦虑的性别差异,做到因材施教;其次,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的择业焦虑会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这提示教育者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应重点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进行择业焦虑的相关干预;最后,因为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择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教育者可以通过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家庭社会地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择业焦虑.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本研究是横断研究,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来增加结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影响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只关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的关系,但对疫情背景下二者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以在细化家庭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疫情的不同阶段学生对疫情的感知和态度等对就业情绪或行为的影响.

##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择业焦虑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的择业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第二,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主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第三,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择业焦虑,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 参考文献:

- [1] 邓峰,岳昌君. 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的建构与分析 [J]. 教育研究, 2021, 42(2): 112-122.
- [2] 龙偲. 优势视角下小组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焦虑问题的研究——以 X 大学为例 [D]. 湘潭:湘潭大学, 2020.
- [3] 李秀玫,向橄叶子,桂勇. 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 [J]. 文化纵横, 2021(1): 120-129, 159.
- [4] 张玉柱,陈中永. 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的初步编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20(8): 555-557.
- [5] 王地. 我国大学生自杀原因综述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11): 82-85.
- [6] 乔志宏,苏迪,占诗苑,等. 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就业去向和结果的影响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8): 92-97.
- [7] 徐伦,林崇德,刘力,等. 金融危机背景下家庭社会地位对大三学生择业动机的影响:社会支配倾向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 2012, 35(2): 472-476.
- [8] 文东茅.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 3(3): 58-63.
- [9] 李俊.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焦虑及其心理指导 [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2): 44-45.
- [10] 马建新. 高校贫困生就业焦虑的现状及对策 [J]. 教育与职业, 2014(29): 90-92.
- [11] CONGER R D, DONNELLAN M B.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 58: 175-199.
- [12] 周春燕,郭永玉.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4): 636-640.
- [13] HUANG S L, HOU J W, SUN L, et al. The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J]. Frontiers in

- Psychology, 2017, 8: 819.
- [14] KIM Y, RADOIAS V.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and Early-Life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21, 26(4): 595-604.
- [15] OPERARIO D, ADLER N E, WILLIAMS D 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Utility for Global Health [J]. Psychology & Health, 2004, 19(2): 237-246.
- [16] 马文燕, 高朋, 黄大伟, 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精准扶贫家庭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 [J]. 现代预防医学, 2021, 48(18): 3379-3383.
- [17] LIU G Z, ZHANG D J, PAN Y G, et al.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s Mediators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Social Anxiety in Chinese Adolescent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7, 108: 40-44.
- [18] 徐岩.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认知与健康不平等 [J]. 开放时代, 2017(4): 191-207, 9.
- [19]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et al.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J]. Health Psychology, 2000, 19(6): 586-592.
- [20] HOEBEL J, MASKE U E, ZEEB H, et al.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ults: The Role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J]. PLoS One, 2017, 12(1): 0169764.
- [21] AUTIN K L, DOUGLASS R P, DUFFY R D, et al.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Work Volition,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7, 99: 1-10.
- [2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 [J]. 学习与实践, 2002(3): 55-63, 1.
- [23]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 [24] 张玉柱, 姚德雯. 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的跨地区验证和比较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1, 9(2): 120-124.
- [25] 王兰锋. 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及干预策略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17): 53-55.
- [26] 刘敏, 陆根书.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公平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6(7): 205-209.
- [27] 周长城, 王妙.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 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3): 97-106.
- [28] 陈维, 黄梅, 赵守盈. 就业社会支持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焦虑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5): 84-89.
- [29] 刘广增, 张大均, 潘彦谷, 等. 中学生心理素质对自尊的影响: 正念和主观社会地位的连续中介作用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0(1): 50-56.
- [30] WOLFF L S, SUBRAMANIAN S V, ACEVEDO-GARCIA D, et al. Compared to Whom?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elf-Rated Health, and Referent Group Sensitivity in a Diverse US Sample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0, 70(12): 2019-2028.

责任编辑 胡杨